

# 東坡詞篇章結構探析——以黃州作〈浣溪沙〉 五首為考察對象

顏智英

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

## 摘要

蘇軾（1036-1101A.D.），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，在詞的發展上貢獻尤多。在他三百多首詞作中，較膾炙人口之作多作於黃州五年謫居生活中。其中〈浣溪沙〉五首詞，在內容主旨方面，具現了蘇軾在黃州的生活、情感及思想；在物材方面，偏好運用白、青、紅三種顏色意象以呈顯作者深層的情感；在事材方面，善於以典故表達豐富的義蘊；在章法結構方面，善用歸納、演繹、因果及虛實交迭的方式巧妙地組合文詞。而且，這五首詞在運用各種章法之時，形成了多樣的美感效果。黃州〈浣溪沙〉五首，可說是東坡黃州作品中的佳作。

**關鍵詞：**美感、材料、章法、蘇軾、浣溪沙

## 壹、前言

蘇軾，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A.D.），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1101A.D.），享年六十六歲，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，詩、詞、文的作品不僅數量極多，<sup>1</sup>且造詣皆高，堪稱全能的作家。<sup>2</sup>他在詞的發展上貢獻尤多，超越其前的詞人。<sup>3</sup>

而在蘇軾三百四十五首詞作中，<sup>4</sup>「其膾

炙人口之作品多數作於黃州五年謫居生活中」，<sup>5</sup>他因烏臺詩案被囚百餘日，而後以團練副使安置於黃州，經此之後，便「覃思於《易》、《論語》，端居深念，若有所得」<sup>6</sup>，又神交莊周、陶淵明，於是英華內斂，人格感情日趨明淨成熟，「能自拔於現實悲苦之外而不減其樂，處逆境之中仍能保有高曠之

<sup>1</sup> 蘇軾的詩現存二千八百餘首（據孔凡禮點校《蘇軾詩集》），詞有三百四十餘首（據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），散文有四千七百餘篇（據孔凡禮點校《蘇軾文集》）。參考李慕如《東坡文學思想研究》，p.5。

<sup>2</sup> 蘇軾的散文與歐陽脩並稱「歐蘇」，又是「唐宋古文八大家」之一；詩歌與黃庭堅並稱「蘇黃」，開有宋一代詩歌的新面貌；詞與辛棄疾並稱「蘇辛」，是豪放詞派的創始人。參考王水照《蘇軾》，p.1-2。

<sup>3</sup> 蘇軾以詩為詞，個性分明，舉凡詠史懷古、談玄說理、感時傷事，以及寫身世友情、山水田園的題材，都可以入詞；而且，他的詞作在調下加題，都有具體內容，因此，可以明顯呈現出他的生活及思想情感；他填詞不以協律為主，而是為文學而作詞，視詞的文學生命重於音樂生命；他還提高詞的意境及風格，用豪放飄逸的風格代替婉約與柔靡，構成詞壇裏嶄新的氣象。以上有關蘇軾詞的成就，參考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，p.595-597 及高明等編審《中國文學總欣賞——唐宋詞新賞》，p.1-3。

<sup>4</sup> 陳師滿銘的統計，蘇軾的詞作：小令有四十五調、二百七十一首，長調有三十調、七十四首，共計七十五調、三百四十五首。見《蘇辛詞比較研究》，p.1。

<sup>5</sup> 見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下冊，p.46。

<sup>6</sup> 見蘇軾〈黃州上文潞公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卷 48，p.1380。

情操」，<sup>7</sup>養成曠達的胸襟。蘇軾在黃州的這番超曠形象，於其〈浣溪沙〉五首詞中有極具體的呈現，此五首詞作，在內容上，具現了蘇軾在黃州的生活、情感、思想及襟懷；在形式上，展露了生動佳妙的藝術手法，尤其是在篇章結構的安排方面獨具特色。然而，此五首詞作，卻多為選家所忽略，或是僅被選錄其中一、二首以觀，令人遺憾！

本文將以章法學的角度分析蘇軾此五

首〈浣溪沙〉的篇章結構，<sup>8</sup>以具體地探析其篇旨與章法結構上的特色，從而肯定其文學上的價值。首先將概述其寫作背景；其次再由主旨的安置與顯隱、題材的選取與運用，來探析這五首詞的篇旨所在；最後則透過結構分析表，統合其內容與形式，進一步深究其章法結構的邏輯特點，從而具體指出其佈局技巧及藝術美感所在。

## 貳、〈浣溪沙〉五首寫作背景

這五首〈浣溪沙〉詞題作「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，太守徐君猷携酒見過，坐上作〈浣溪沙〉三首。明日酒醒，雪大作，又作二首」<sup>9</sup>，可知是東坡在兩日之內完成的詞作，而東坡寫作此五首的動機，一是因太守携酒來訪，一是因下雪引發興致。至於寫作的時間，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：一說在元豐四年（辛酉年），一說在元豐五年（壬戌年）。前者始於朱祖謀的

《東坡樂府》編年本，而後龍榆生箋注本、曹樹銘校編本、薛瑞生編年箋證等皆從之，而薛氏的考證尤詳，能依東坡詩文事實立論，<sup>10</sup>頗可採信；後者則始見於傅幹《注坡詞》本，由於別無旁證，故不採此說。

### 一、時代背景

這五首〈浣溪沙〉既作於神宗元豐四

<sup>7</sup> 見葉慶炳《中國文學史》下冊，p.46。

<sup>8</sup> 「章法」指的是「篇章佈局的方法，也就是連句成節（句群）、連節成段、連段成篇的一種組織形式。」參見陳師滿銘〈論辭章章法的四大律〉，《章法學論粹》，p.3。更精確一點說，章法所欲探求的，是「情意」（內容）的深層結構。參見陳師滿銘〈論章法與情意的關係〉，同前書，p.56。透過章法安排的分析，可以探知作品內容的深層底蘊，了解其佈局的技巧，從而探得作品的風格及美感效果。而目前在陳師滿銘師生團隊所開發出來的章法已近四十種，可參考仇小屏《章法新視野》，p.35-53。

<sup>9</sup> 見龍榆生（龍沐勛）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26。

<sup>10</sup> 薛瑞生云：「考諸詩文事實，仍以編辛酉為宜。壬戌九月，公於雪堂作〈醉蓬萊·笑勞生一夢〉，其題序即謂『今年公將去，乞郡湖南』，是九月公即知徐移任矣。然此五首〈浣溪沙〉略不及別情，不類壬戌之作。此其一。公謫黃，始寓居定惠院，庚申五月遷臨皋亭，辛酉春始營東坡，辛酉、壬戌之交築雪堂，堂成，榜曰『東坡雪堂』，二月作〈雪堂記〉，此後始自號曰『東坡居士』。東坡始營時之景象乃：『廢壘無人顧，頽垣滿蓬蒿。』『端來撿瓦礫，歲旱土不膏。崎嶇草棘中，欲刮一寸毛。』（〈東坡八首〉其一）營成之後則大為改觀：『君來輒館我，未覺鷄黍窄。東坡有奇事，已種十畝麥。』（〈陳季常見過三首〉其一）然〈浣溪沙〉其二尚有句曰『廢園寒蔬挑翠羽』，大不類東坡營成之景象。此其二。辛酉年十二月多雪，壬戌年十二月則無雪。《詩集》卷二一〈送牛尾狸與徐使君〉詩公自注：『時大雪中。』〈四時詞四首〉，其四有句曰『夜風搖動鎖帷犀，酒醒夢回聞雪落』；〈雪後到乾明寺遂宿〉；〈伯父《送先人下第歸蜀》詩云：『人稀野店休安枕，路入靈關穩跨驢。』安節將去，為誦此句，因以為韻，作小詩十四首送之〉，其一有句曰：『如何風雪裏，更送獨歸人。』其三有句曰：『日上氣噉江，雪晴光眩野。』〈次韻陳四雪中賞梅〉；〈記夢回文二首〉其敘云：『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大雪始晴。』上列各詩均作於辛酉十二月。《文集》卷十二〈雪堂記〉云：『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，築而垣之，作堂焉。號其正曰雪堂。堂以大雪中為之，因繪雪於四壁之間，無容隙也。』此其三。合此三者觀之，此〈浣溪沙〉五首必作於辛酉無疑。傅注本『時元豐五年也』云云，孤證難憑，當為誤記或後人臆斷而增出此六字耳。《總案》引此詞序云『十一月二日』，疑誤，當為『十二月二日』，理由如上述，不贅。」見《東坡詞編年箋證》，p.295-296。

年（東坡時年四十六），正是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的第二年，東坡此時的外在處境與內在心境，很自然地會反映在他的作品裏。因此，欲了解這五首詞作的內容主旨，就必須先探究東坡此時的遭遇、處境，方能更深入作者的心靈世界，從而對作品作出最恰切的詮釋。而蘇軾一生歷經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個朝代，正是北宋積弱局勢逐漸形成、社會危機急遽昇高的時代，此時的環境反覆多變、黨爭不斷，蘇軾在仕途上難自外於這些黨爭，因此，他的一生就隨著這些政治鬥爭而起起落落，其中被貶黃州及惠、儋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變故。大時代的背景左右著他的生活遭遇，而他個人坎坷的生活遭遇又造成他多樣的思想面貌，這些對人生、對社會的態度就一一反映在他的作品裏了。以下就直接探究他貶謫黃州的遭遇，並進一步探索他這段時期的思想情感及對人世的態度，最後再概觀他這段時期的創作面貌，以作為分析〈浣溪沙〉五首的重要依據。

## 二、個人背景

### （一）遭遇

#### 1. 烏臺詩獄

此事發生的背景是在王安石去位後，新政派的力量已明顯薄弱之時，而被視為保守派司馬光幕後智囊人物的蘇軾，就成為李定等新派當權者急欲打擊以鞏固政權的首要目標。元豐二年（1079A.D.），由何正臣首先

發難，上劄論蘇軾〈湖州謝上表〉中有「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」<sup>11</sup>的句子；而後舒亶、李宜之也上奏蘇軾有「譏諷」天子的文句；而後李定所上的奏狀，更臚列其有可廢之罪四項，每項皆緊扣著蘇軾怨懟和謗訕的對象都是皇帝陛下，於是神宗便被激怒，下旨令御史臺審理。此後兩個月間，東坡被李定等人摘取所作有關攻擊新法的幾十首詩文酷虐地勘問，幸而仁宗妻曹太后及許多元老重臣紛紛出來營救，他的弟弟蘇轍更上書乞求罷官以贖兄罪。最後，神宗在祕察蘇軾的起居情狀是「胸中無事者」之後，便決定對他從輕發落——責授檢校尚書、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簽書公事。

#### 2. 黃州安置

元豐三年（1080A.D.）二月一日，蘇軾到達黃州。因為死裏逃生，所以初抵黃州的心情是滿足的，然而，蘇軾很快便發現黃州的實際生活並沒想像中的容易。由於新來乍到，沒有落腳處，只得暫住於定惠院，直到家眷來時，才搬進鄂守朱壽昌代他關說得來的臨皋亭官邸居住，臨皋亭在回車院中，門外的風景非常美，他在〈書臨皋亭〉就曾描繪過臨皋美景是「白雲左繞，清江右洄，重門洞開，林巒岔入。」<sup>12</sup>此時，在政治處境方面仍然充滿險惡，有形或無形的政治陷阱仍設置在他的周圍，因此，寄居定惠院時，他的心如驚弓之鳥般的惶恐和孤獨，<sup>13</sup>即使後來全家團聚，他內心的緊張不安仍未改善，時時露出憂讒畏譏的心情，自願孤立於一切人事之外。<sup>14</sup>在經濟上也十分拮据，<sup>15</sup>

<sup>11</sup> 《蘇軾文集》卷23，p.653。

<sup>12</sup> 《蘇軾文集》卷71，p.2278。

<sup>13</sup> 蘇軾此時有詞作〈卜算子·黃州定惠院寓居作〉：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；誰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，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見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68。

<sup>14</sup> 蘇軾〈答李端叔書〉說：「得罪以來，深自閉塞，扁舟草履，放山水間，與樵漁雜處，往往為醉人所推罵，輒自喜漸不為人識。平生親友，無一字見及，有書與之亦不答，自幸庶幾免矣。」可知親友怕受連累，不敢與他通問；他自己也怕被文字所累，於是將自己封閉起來。見《蘇軾文集》卷49，p.1432。

<sup>15</sup> 蘇軾〈答秦太虛書〉說：「初到黃，廩入既絕，人口不少，私甚憂之。但痛自節儉，日用不得過百五十。每月朔，便取四千五百錢，斷為三十塊，掛屋梁上，平旦用義挑取一塊，即藏去，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。」可知他生活困頓的情形。見《蘇軾文集》卷52，p.1534。

幸有友人馬髯（夢得）替他向當地政府請領到一片荒地（在郡城舊營地之東，因取名「東坡」），可以闢作農場。他親自耕種，因時入深秋，種稻已不及，遂先種麥，不到一月，已長出一片綠油油的麥苗，以作物的收穫所得方才稍濟生活之急。次年二月，他在「東坡」山腳下築舍，因其在雪中完成，故取名「雪堂」。黃州四年多以來，蘇軾過的是清貧的生活。<sup>16</sup>

### 3. 太守善遇

蘇軾以謫臣身份來到黃州，不僅生活清貧，一切的言行活動還必須受當地的首長監管，<sup>17</sup> 很幸運地，蘇軾遭遇的黃州知州徐大受，對他十分敬重，一如蘇軾〈與徐得之十四首〉其所說的：「始謫黃州，舉目無親。君猷一見，相待如骨肉，此意豈可忘哉！」<sup>18</sup> 徐大受，字君猷，東海人，是進士出身，個性通達，治民有方。<sup>19</sup> 由於他與蘇軾交往

親睦，使蘇軾減少許多貶謫失意之感，蘇軾在黃州期間，寫了不少與君猷有關的詩、詞、文。<sup>20</sup>

宋人在一年節令中，最重寒食和重九。尤其在清明時，朝廷仍有賜百官新火的儀式，蘇軾點不燃新火，徐君猷便體貼地分新火給蘇軾，〈徐使君分新火〉詩道：

臨臬亭中一危坐，三見清明改新火。溝中枯木應笑人，鑽斫不然誰似我。

黃州使君憐久病，分我五更紅一朵。從來破釜躍江魚，只有清詩嘲飯顆。

起携蠟炬繞空室，欲事烹煎無一可。為公分作無盡燈，照破十方昏暗鎖。<sup>21</sup>

寫出徐君猷憐蘇軾「久病」，分給新火的實際情形。而每年重陽，徐知州會邀約蘇軾共度佳節；甚至是端午佳節，也一起浴蘭湯，飲菖蒲酒，又酒又歌，「沈醉」於佳節的氣氛中，<sup>22</sup> 而蘇軾在〈少年遊·端午贈黃

<sup>16</sup> 以上「烏臺詩獄」及「黃州安置」二節，參考王水照《蘇軾》，p.59-82。及李一冰《蘇東坡新傳》，p.327-482。

<sup>17</sup> [宋]葉夢得：「子瞻在黃州…，復與數客飲江上，夜歸。江面際天，風露浩然，有當其意，乃作歌辭，所謂『夜闌風靜縠紋平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』者，與客大歌數過而散。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，掛冠服，江邊拏舟長嘯去矣。郡守徐君猷聞之，驚且懼，以為州失罪人，急命駕往謁，則子瞻鼻鼾如雷，猶未興也。然此語卒傳至京師，雖裕陵（神宗）亦聞而疑之。」可知郡守徐大受（字君猷）負有監管蘇軾之責。見《避暑錄話》卷上，收於王雲五主編《叢書集成簡編》冊 717，p.30-31。

<sup>18</sup> 見《蘇軾文集》卷 57，p.1721。徐得之是徐大受的弟弟，名大正。

<sup>19</sup> 蘇軾〈遺愛亭記·代巢元修〉：「東海徐公君猷，以朝散郎為黃州，未嘗怒也，而民不犯；未嘗察也，而吏不欺；終日無事，嘯詠而已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卷 12，p.399。

<sup>20</sup> 與徐君猷有關的詩有：〈太守徐君猷、通守孟亨之，皆不飲酒，以詩戲之〉、〈送牛尾狸與使君〉、〈徐使君分新火〉、〈徐君猷挽詞〉、〈張無盡過黃州，徐君猷為守，有四侍人，姓為孫、姜、閻、齊，適張夫人携其一往婿家，既暮復還，乃閻姬也，最為徐所寵，因書絕句云〉等五首，詞有：〈定風波·重陽括杜牧之詩〉（與客携壺上翠微）、〈定風波·十月九日，孟亨之置酒秋香亭，有雙拒霜獨向君猷而開。坐客喜笑，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，故作是詞〉（兩兩輕紅半暈腮）、〈少年遊·端午贈黃守徐君猷〉（銀塘朱檻麴塵波）、〈南鄉子·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〉（霜降水痕收）、〈浣溪沙·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，太守徐君猷携酒見過，坐上作《浣溪沙》三首。明日酒醒，雪大作，又作二首〉（覆塊青青麥未蘇）五首、〈醉蓬萊·余謫居黃，三見重九，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於棲霞樓。今年公將去，乞郡湖南，念此惘然，故作是詞〉（笑勞生一夢）、〈減字木蘭花·贈徐君猷三侍人—媼卿〉（嬌多媚煞）、〈減字木蘭花·勝之〉（雙鬢綠墜）、〈減字木蘭花·慶姬〉（天真雅麗）、〈減字木蘭花·贈君猷家姬〉（柔和性氣）、〈減字木蘭花·贈勝之〉（天然宅院）、〈西江月·送建溪雙井茶谷簾泉與勝之。勝之，徐君猷家後房，甚麗，自敘本貴種也〉（龍焙今年絕品）、〈菩薩蠻·贈徐君猷筵妓〉（碧紗微露纖纖玉）、〈好事近·送君猷〉（紅粉莫悲啼）等十八首，文有〈與徐得之十四首〉其一、〈遺愛亭記·代巢元修〉、〈祭徐君猷文〉、〈答徐得之二首〉其二等四首。

<sup>21</sup> 見《蘇軾詩集》卷 21，p.1113。

<sup>22</sup> 蘇軾〈少年遊·端午贈黃守徐君猷〉：「銀塘朱檻麴塵波，圓綠卷新荷。蘭條薦浴，菖花釀酒，天氣尚清和。好將沈醉酬佳節，十分酒，一分歌。獄草煙深，訟庭人悄，無悵（吝）宴遊過。」見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25。

守徐君猷>（銀塘朱檻麴塵波）中更頌讚君猷的政績：「獄草煙深，訟庭人悄」<sup>23</sup>，即法庭清靜，少有訴訟之事。由此可知二人交情之篤。

除了佳節之外，平時二人也常聚會飲宴。蘇軾爲其座上常客，對君猷的寵姬各有題贈，其中特別喜歡勝之，題贈給她的詞作也最多。<sup>24</sup>而蘇軾對君猷的盛情厚意，也經常有具體回報，如<定風波·十月九日，孟亨之置酒秋香亭，有雙拒霜獨向君猷而開。坐客喜笑，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，故作是詞>即是在宴席上直接以詞作頌君猷，以爲只有徐使君堪當此芙蓉花，同時也道出東坡對使君的欽敬之意。蘇軾平日若有珍貴好菜，也第一個想到君猷，他在<送牛尾狸與徐使君>詩中提到雞、魚、黃雀皆有不佳之處，唯有「牛尾狸」可以「破愁眉」，這是蘇軾對君猷的心意。<sup>25</sup>

徐大受常聽東坡抱怨黃州市上的酒惡劣難聞，因此，每有好酒，便「携酒見過」<sup>26</sup>，如元豐四年十二月二日，即在微雪中帶酒到臨皋亭看蘇軾，蘇軾酒酣耳熱之際，坐上作<浣溪沙>三首，翌日，雪更大，再作二首，此五首即本文欲探討的對象。君猷在元豐六

年五月離黃，乞郡湖南，蘇軾及君猷友人，皆依依不捨，東坡除了以<好事近·送君猷>（紅粉莫悲啼）一詞贈別之外，在<遺愛亭記·代巢元修>有言：

每歲之春，與眉陽子瞻遊於安國寺，飲酒於竹間亭，擷亭下之茶，烹而飲之。公既去郡，寺僧繼連請名。子瞻名之曰遺愛。<sup>27</sup>

由此可見蘇軾對二人之間的交遊念念不忘，也可知凡與君猷往來者皆感受其遺愛。君猷去黃數月即卒於道，喪過黃州，東坡曾爲哭之，不僅作詩懷念君猷在黃州「栽柳」、「采茶」<sup>28</sup>的往事，更爲他作祭文，追念君猷在他初貶黃州、親友絕交之際，伸出援手，多方給予救濟，卻不料如此早逝，使東坡來不及「報德」<sup>29</sup>，只能抱無涯之憾！

## （二）思想襟懷

「烏臺詩案」是蘇軾生活及思想的轉折點。沈重的政治打擊使他對社會、人生的態度，有了明顯的變化。佛老思想取代了儒家思想，成爲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，他不僅「歸誠佛僧」，「間一二日輒往（安國寺）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則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」<sup>30</sup>，還傾心於道家的養生術，曾去黃州天慶觀養煉多日，心情因而趨向閑

<sup>23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24</sup> 蘇軾題贈徐君猷侍姬的詞作有六首，其中給勝之者，即佔三首，分別是<減字木蘭花·勝之>（雙鬟綠墜）、<減字木蘭花·贈勝之>（天然宅院）、<西江月·送建溪雙井茶谷簾泉與勝之。勝之，徐君猷家後房，甚麗，自敘本貴種也>（龍焙今年絕品）。

<sup>25</sup> 蘇軾<送牛尾狸與徐使君>：「風捲飛花自入帷，一樽遙想破愁眉。泥深厭聽雞頭鶻，酒淺欣嘗牛尾狸。通印子魚猶帶骨，披綿黃雀漫多脂。殷勤送去煩纖手，爲我磨刀削玉肌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卷 21，p.1091。

<sup>26</sup> 見<浣溪沙>（覆塊青青麥未蘇）題目：「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，太守徐君猷携酒見過，坐上作<浣溪沙>三首。明日酒醒，雪大作，又作二首。」見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26。

<sup>27</sup> 《蘇軾文集》卷 12，p.399。

<sup>28</sup> 蘇軾<徐君猷挽詞>詩：「一舸南游遂不歸，清江赤壁照人悲。請看行路無從涕，盡是當年不忍欺。雪後獨來栽柳處，竹間行復采茶時。山城散盡樽前客，舊恨新愁只自知。」見《蘇軾詩集》卷 22，p.1181。

<sup>29</sup> 蘇軾<祭徐君猷文>：「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。惟公蚤厭綺紱，富以三冬之學；晚分符竹，藹然兩郡之聲。家世名臣，始終循吏。追繼襄陽之舊，綽有建安之風流。無鬼高談，常傾滿坐。有功陰德，何止一人。軾頃以蠢愚，自貽放逐。妻孥之所竊笑，親友幾於絕交，爭席滿面，無復十漿而五醜；中流獲濟，實賴一壺之千金。曾報德之未皇，已興哀於永訣。平生髣髴，尙陳中聖之觴；厚夜渺茫，徒挂初心之劍。拊棺一慟，嗚呼哀哉。」見《蘇軾文集》卷 63，p.1946。

<sup>30</sup> 見蘇軾<黃州安國寺記>，《蘇軾文集》卷 12，p.391。

適，性格轉向曠達與超脫。但他對於佛老思想的吸收，是有所選擇和保留的，他曾說：「學佛老者，本期於靜而達。靜似懶，達似放」<sup>31</sup>，認為學佛老不可流於懶散和放誕，其實，東坡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達觀的人生態度而已。<sup>32</sup>

對於經世濟時的儒家思想，他也没有放棄，作了《論語說》五卷以闡發孔子政治思想。而黃州貧困的生活及與下層人物的交往，使他更接近人民、關心人民，如：他為百姓遭受租稅剝削而不平：「我是朱陳舊使君，勸農曾入杏花村。而今風物那堪畫，縣吏催租夜打門」<sup>33</sup>，也為鄰境鄂州貧民溺嬰（超過二男一女）的慘事，「聞之酸辛，為食不下」<sup>34</sup>，黃州也有此風，東坡更積極出面籌款以資助百姓。

### （三）創作面貌

黃州四年多清苦的謫居生活，卻是蘇軾文學創作的豐收期。他此時期的創作面貌，無論在題材或風格上，比之任職時期，有著極大的不同：

#### 1. 題材

主要題材是抒寫貶謫時期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。個人抒情之作增加了，而政治及社會性的作品減少了。這時期的作品雖然交織著悲苦和曠達、出世和入世、消沈和豪邁的複雜情緒及態度，但其思想基調仍是超曠

的佛老思想，如〈南鄉子·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〉（霜降水痕收）：「萬事到頭都是夢，休休，明日黃花蝶也愁」<sup>35</sup>，〈醉蓬萊·余謫居黃，三見重九，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於棲霞樓。今年公將去，乞郡湖南，念此惘然，故作是詞〉（笑勞生一夢）：「笑勞生一夢，羈旅三年，又還重九」<sup>36</sup>，都展現了曠達超俗、隨遇而安的思想感情。

#### 2. 風格

在豪健清雄之外，東坡的作品此時期又展現出曠達超俗的風格。前者如〈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〉（大江東去）、〈水調歌頭·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〉（落日繡簾捲），後者如〈定風波·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狽，余獨不覺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〉（莫聽穿林打葉聲）、〈臨江仙·夜歸臨皋〉（夜飲東坡醒復醉）等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超曠自在的風格中，有「一種悲鬱懷抱，卻藏於深處」<sup>37</sup>，而這種悲慨，來自於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打擊。

總之，蘇軾因烏臺詩獄被安置於黃州，過著清苦的生活，幸有太守君猷善遇及臨皋美景為伴，方稍減他貶謫之苦。而佛老的思想雖助他從困境中超脫，但他也從不放棄儒家濟世救民的襟懷。因此，表現在〈浣溪沙〉五首中，也就兼有著佛老的超曠思想及儒家安貧、愛民的修養與懷抱。

<sup>31</sup> 見蘇軾〈答畢仲舉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卷56，p.1671。

<sup>32</sup> 以上有關蘇軾思想轉變的敘述，主要參考唐玲玲、周偉民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p.109-111。

<sup>33</sup> 見蘇軾〈陳季常所蓄《朱陳村嫁娶圖》二首〉（其二），《蘇軾詩集》卷20，p.1029。

<sup>34</sup> 見蘇軾〈與朱鄂州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卷49，頁1416。

<sup>35</sup> 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56。

<sup>36</sup> 同前註，p.175。

<sup>37</sup> 見陳師滿銘《蘇辛詞論稿》，p.23。

## 參、〈浣溪沙〉五首內容結構探析

一篇文章的結構，包含內容結構與形式結構。其中內容結構又包含了核心成分（主旨）與外圍成分（物材與事材）。本節旨在探討這五首詞的內容結構特點，先列詞作內容，再分主旨及材料兩方面來探究其深層底蘊：

〈浣溪沙〉五首：

覆塊青青麥未蘇。江南雲葉暗隨車。臨泉煙景世間無。兩脚半收檐斷線。雪牀初下瓦跳珠。歸來冰顆亂黏鬚。（其一）

醉夢昏昏曉未蘇。門前輾轆使君車。扶頭一瓊怎生無。廢圃寒蔬挑翠羽。小槽春酒滴真珠。清香細細嚼梅鬚。（其二）

雪裏餐氈例姓蘇。使君載酒為回車。天寒酒色轉頭無。薦士已聞飛鶚表。報恩不用蛇珠。醉中還許攬桓鬚。（其三）

半夜銀山上積蘇。朝來九陌帶隨車。濤江煙渚一時無。空腹有詩衣有結。溼薪如桂米如珠。凍吟誰伴撚髭鬚。（其四）

萬頃風濤不記蘇。雪晴江上麥千車。但令人飽我愁無。翠袖倚風縈柳絮。絳脣得酒爛櫻珠。尊前呵手鐫霜鬚。（其五）<sup>38</sup>

### 一、主旨的安置與顯隱

由主旨的安置情形，可以看出作者寫作的真正用意。「主旨安排在篇內，都以情語或理語來呈現，既可置於篇首，也可置於篇腹，更可置於篇末」<sup>39</sup>，如果主旨未安置於篇內，就要從篇外去尋找，是要讀者用心去

尋找的。〈浣溪沙〉五首詞是蘇軾到黃州快滿二年時的創作，由詞作的主旨可看出他如何從挫折憂患和悲哀痛苦中解脫出來。葉嘉瑩說蘇軾「要結合儒家和佛老並不是空談，不是在理論上說說就算了，他是通過現實生活去實踐的」<sup>40</sup>，東坡在這五首作品中，由現實生活去欣賞臨皋的景、事、人，以佛老喜樂、達觀之心超脫貶謫之苦；由眼前的貧困環境及豐年之兆，寫自己貧卻樂、只願民飽的儒家襟懷，的確如葉氏所說的，是從生活上具體實踐佛老儒思想的。茲將這五首詞的主旨分述如下：

第一首寫欣賞臨皋自然美景之喜。綱領在第三句「臨皋煙景世間無」，而這臨皋美景是作者從車上觀察到的，分別是遠處的青青麥田和輕而低的雲朵，以及近處雨勢乍停、雪珠初現，在屋瓦舞動的活潑景象。最後融入人事之景，寫作者歸家後，鬚上盡是雪珠的驚喜發現。整首詞的主旨便是這份「欣賞臨皋美景之喜」，不直接點明於篇內，而安置在「篇外」<sup>41</sup>，讓人由詞中所呈現的自然美景及人事動作去意會發現，十分含蓄；就主旨的顯隱而言，屬於「全隱」。

第二首寫太守徐君猷携酒來訪的宴飲之樂。上半闕的綱領在第二句「門前輾轆使君車」，由於使君携帶了易醉的扶頭酒過訪，才使得蘇軾在清晨就喝得酩酊大醉；下半闕的綱領在末句「清香細細嚼梅鬚」，寫宴席之間，有從蘇軾自己開墾的園圃中挑選

<sup>38</sup> 依據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26-130。

<sup>39</sup> 見陳師滿銘〈談篇章結構——以中學國文材為例〉，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392。

<sup>40</sup> 見葉嘉瑩《唐宋名家詞賞析》(4)，p.45。

<sup>41</sup> 陳師滿銘〈談安排詞章主旨（綱領）的幾種基本形式〉：「這是將主旨蘊藏起來，不直接點明於篇內，而讓人由篇外去意會的一種方式。這種方式，由於最合乎含蓄的要求，即所謂的『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』，所以在古今人的各類作品裡，是最為常見的。」見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81。

的翠蔬嫩芽，以及酒槽間如真珠般晶瑩的春酒，二者的風味，就像梅花蕊一樣的「清香」無比。主旨「與使君宴飲之喜」，完全由詞中賓主飲酒的興致及宴席的美味、情趣來呈現，作者並不明說，與前首同，仍安置在「篇外」，亦屬「全隱」。

第三首寫作者「對太守徐君猷的敬佩與感謝之意」<sup>42</sup>。開端三句，先以君猷不辭在下雪天裏載酒來訪的事實著筆，而作者以被貶北方雪地的蘇武自比，在寒冷的天候下，美酒轉眼即空。綱領在第四、五句，由於君猷曾薦蘇軾於朝，<sup>43</sup>因此作者以禰衡自況，欲「報恩」於君猷。最後再用謝安掙桓伊鬚的故事，表達他對君猷的敬佩與感謝之意。而這份心意，作者都不直接說出，皆以典故的方式呈現，主旨仍安置在「篇外」，亦屬「全隱」。

第四首寫作者貧而樂之情。綱領在末句「凍吟誰伴撚髭鬚」，而開頭三句即以作者與君猷在車上所見江山的雪景寫天寒地「凍」的情況，呼應綱領的「凍」字；四、

五句則寫作者逍遙「吟」詩、不以物價昂貴的貧困生活為苦，呼應綱領的「吟」字。作者在寒凍的天候中，忘卻寒冷及貧困，與君猷沈醉於吟詠之樂，卻不將此樂直接說出，僅以撚斷髭鬚的動作間接傳達，主旨安置在「篇外」，要讀者細細體會他的絃外之音，十分含蓄。就主旨的顯隱而言，亦屬「全隱」。

第五首寫雪兆豐年之喜。綱領在第三句「但令人飽我愁無」，而開端二句即寫「但令人飽」是作者與君猷最大的願望，他倆看著眼前的瑞雪，設想著來年「麥千車」的豐收，人民可以飽食無憂，不禁滿心喜悅，連君猷自己今年被風濤蕩盡的蘇州薄田，<sup>44</sup>都不掛念了。至於末尾三句，則具寫作者與君猷「愁無」的實際作為：在歌酒的歡娛之中，作者悠閒地暖手以夾取自己的白鬚。本篇主旨即在「篇腹」<sup>45</sup>的綱領，在開頭豐年之兆的聯想中，在結尾歡樂氣氛的烘托下，「篇腹」民飽我無愁的主旨，便自然地凸顯出來了。就主旨的顯隱而言，屬於「全顯」。

茲將此五首詞主旨的安置與顯隱情形，表列如下：

| <浣溪沙> | 安置 | 顯隱 | 主旨    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|------------|
| 其一    | 篇外 | 全隱 | 欣賞臨皋美景之喜   |
| 其二    | 篇外 | 全隱 | 與太守宴飲之樂    |
| 其三    | 篇外 | 全隱 | 對太守敬佩與感謝之情 |
| 其四    | 篇外 | 全隱 | 貧而樂之情      |
| 其五    | 篇腹 | 全顯 | 雪兆豐年之喜     |

<sup>42</sup> 見陳師滿銘《蘇辛詞論稿》，p.206。

<sup>43</sup> 這首詞在<景蘇園帖>第五石刻中有東坡自注云：「公近薦僕於朝」，見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<sup>44</sup> 傅幹注本：「舊注云：『公有薄田在蘇，今歲為風濤蕩盡。』」龍榆生箋本謂：「『墨跡』，先生自注：『公田在蘇州，今年風潮蕩盡。』」以上二條見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，p.130。而薛瑞生：「依傅注，則『公』謂東坡；依墨跡，則『公』謂徐君猷。當從墨跡，因東坡時尚未在蘇買田。」所言甚是有理。見《東坡詞編年箋證》，p.302。

<sup>45</sup> 陳師滿銘<談安排詞章主旨（綱領）的幾種基本形式>：「這是將主旨（綱領）安置於文章的中央部分，以統括全篇文義的一種形式。這種形式，由於多半須藉插敘（提開緊接）的手法來完成，所以除了在慣用插敘法以抒情的詩詞裡還可以時常見到之外，在散文中卻是不可多見的。」見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69。



總結以上分析，可知前三首寫東坡對臨皋景、事、人的欣賞，所展現的是佛老的超曠思想；而後二首則流露儒家安貧的生活態度及慈愛百姓的仁者襟懷，亦正足以代表東坡謫居黃州時生活與思想的全豹。

## 二、材料的種類與選用

一般說來，詞章的材料可分為「物材」與「事材」兩大類。陳師滿銘在〈談詞章的義蘊與運材之關係〉中說：「詞章的義蘊是抽象的，而所運用的材料是具體的。運用具體的材料來表出抽象的義蘊，才能使詞章發揮它最大的說服力與感染力」<sup>46</sup>。因此，由作者對材料的選用情形，可以看出其經營詞章時匠心獨運之處。以下分別就「物材」與「事材」兩方面，探討此五首詞選材的特色：

### （一）運「物」為材以呈顯義蘊

「物」本來是沒有感情的，作家們賦予它們情感後，物與情感便結合為一，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。東坡這五首詞，整體來看，在運用「物材」上最大的特色就是：設色自然巧妙，能充分呈顯詞意；其次，在其他感覺意象的使用上，也極豐富多樣，茲分述如下：

第一首以臨皋的冬景寫作者內心的喜悅之情，這樣的心情雖未直接說出，讀者卻可以從他描繪在車上所見的「煙景」體會出來；尤其「青青」的麥色，更暗示作者寧靜、閒逸的心境；<sup>47</sup>而所有的景致都以動態呈現，更是本詞運材的獨特之處，如：「麥」

未甦醒、暗沈的「雲葉」隨車奔跑著、「雨腳」突然收起像屋檐斷線一樣、「雪牀」（雪霰）初下如珠跳於瓦上、許多「冰顆」沾黏鬚上等，十分活潑且具感染力。在這樣充滿活力的氛圍中，作者愉快的心情便自然流露出來了。第二首則完全以感覺意象呈現宴席間酒菜的豐盛、美味：「轆轤」的使君車聲，是聽覺；易醉的「扶頭」酒，是味覺；「寒蔬」中精挑的「翠羽」（嫩芽），以及「小槽」中滴滴晶瑩的「真珠」美酒，是視覺；「梅鬚」（梅花蕊）般「清香」的酒菜，是嗅覺，如此豐富的感官享受，作者與君猷的樂在其中便可當然想見。

第四首寫「雪大作」的景象，作者以「銀」色寫山、以白色的衣帶喻寫地面的車轍、以白茫茫的雪遮蔽「煙渚」寫江面，構築成一片銀色的美麗世界，再配以末句「撚髭鬚」的吟詠動作，作者的逍遙吟詠之樂躍然紙上，不必再明白點出。第五首寫豐年之兆，以青色的「麥千車」呈現；寫無「愁」，以青色的「翠袖」依風、白色的「柳絮」（即雪）縈繞、紅色的「櫻珠」（絳脣）啜酒等豐富的色彩構成顯眼鮮明的畫面，<sup>48</sup>將雪兆豐年的無憂無愁以熱鬧而生動的方式展現。

由以上分析可知，東坡〈浣溪沙〉五首，在「物材」的選取上，偏好運用與感覺意象有關的材料，而其中又以視覺意象為主。白色為其主色調，以呈顯在「雪」中所作的主题，而「白」色的明亮意象也充分表

<sup>46</sup> 見陳師滿銘〈談詞章的義蘊與運材之關係〉，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223。

<sup>47</sup> 青色系純色或接近純色的一般心理有：自由、遙遠、恬靜、閒逸、平靜…等意象。參考林書堯《色彩認識論》，p.164-165。

<sup>48</sup> 朱光潛：「任何兩種補色擺在一塊時，視神經可以受大量的刺激，而受極小量的疲倦，所以補色的配合容易引起快感。」見《文藝心理學》，p.315。又黃永武：「互為補色的兩種色，互相鄰接時，最有活躍感，能表現出鮮明的感覺。」見《詩與美》，p.100。而東坡此首詞作紅、綠色互補，即構成了鮮明活潑的畫面，能引起讀者的快感。

現出作者的喜悅之情。輔色調是青色：清朗的青色給人輕快舒暢的感受，正適合表現東坡此時隨遇而安、曠達逍遙的心境。又有紅色調，這些鮮紅的色澤給人熱情愉快的感受，亦適於展現東坡熱情博愛的性格。<sup>49</sup>

## （二）運「事」為材以呈顯義蘊

在這五首詞中，東坡所選用的「事」材最突出之處為「典故」，其優點是，可以用最簡鍊的敘述，表達極豐富的義蘊，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。

東坡在第三首詞作中，使用了四個「典故」表達君猷對他的知遇之恩，是很特殊的運材方式：首句「雪裏餐氈例姓蘇」，借蘇武被匈奴折辱、迫吞雪氈的典故來說明自己目前困窘的政治處境，據《漢書·蘇建傳》載：「單于愈益降之，乃幽武置大窖中，絕不飲食。天雨雪，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，數日不死，匈奴以為神，乃徙北海無人處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歸」<sup>50</sup>；第四句「薦士已聞飛鶚表」，借用孔融〈薦禰衡表〉：「鷲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觀」<sup>51</sup>的典故，以孔融喻君猷，以禰衡喻己，對君猷曾薦己於朝之事深表感激；緊接著說「報恩應不用蛇珠」，則是以隋侯之珠的典故，言君猷對己的深恩無以為報，據高誘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「隋侯之珠」注：「隋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傅之。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，因曰隋侯之珠」<sup>52</sup>；而未句「醉中還許

攬桓鬚」，則是借謝安與桓伊的典故寫君猷與自己，《晉書·桓伊傳》載：「伊便撫箏而歌〈怨詩〉曰：『為君既不易，為臣良獨難。忠信事不顯，乃有見疑患。周旦佐文武，金滕功不刊。推心輔王政，二叔反流言。』聲節慷慨，俯仰可觀。安泣下沾衿，乃越席而就之，捋其鬚曰：『使君於此不凡！』帝甚有愧色」<sup>53</sup>，謝安忠心事主反遭疑患，一如東坡的烏臺遭遇；而桓伊對謝安心跡的了解，一如君猷對東坡的知遇。此詞在短短六句的篇幅中，就用了四個典故，蘊藏的意涵相當豐富，除了首句指東坡的政治窘境外，其餘三個都是關於知遇、感恩的典故，充分表現了東坡對君猷知遇的感激之情。

第四首則用兩個典故寫東坡生活雖貧，卻樂在吟詠、不以貧困為意的逍遙曠達。「溼薪如桂米如珠」，借蘇秦之語來形容自己處於物價昂貴、生活艱難的境地，《戰國策·楚策三》：「蘇秦之楚，三日，乃得見乎王。談卒，辭而行。楚王曰：『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，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，曾弗肯留，願聞其說。』對曰：『楚國之食貴於玉，薪貴於桂，謁者難得見如鬼，王難得見如天帝。今令臣食玉炊桂，因鬼見帝。』」<sup>54</sup>東坡雖處此貧困境地，卻能將自己的境界提昇至物外，而如董京般逍遙吟詠，「空腹有詩衣有結」，即借董京的典故寫自己，《晉書·董京

<sup>49</sup> 以上有關東坡運用色彩意象的說明，參考張雯華《東坡詞色彩意象析論》，p.189-222。

<sup>50</sup> 見班固《漢書》卷54，p.2465。

<sup>51</sup> 見蕭統《昭明文選》卷37，p.682。

<sup>52</sup> 見劉安著、高誘注《淮南子》卷6，p.91。

<sup>53</sup> 此段文字之前尚有一段文字：「時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，安惡其為人，每抑制之。及孝武末年，嗜酒好內，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，惟狎昵諂邪，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。而好利險詖之徒，以安功名盛極，而構會之，嫌隙遂成。帝召伊飲讌，安侍坐。帝命伊吹笛。伊神色無迕，即吹為一弄，乃放笛云：『臣於箏分乃不及笛，然自足以韻合歌管，請以箏歌，並請一吹笛人。』…奴既吹笛，」可以見出此事件的全貌。見房喬《晉書》卷81，p.2118-2119。

<sup>54</sup> 見高誘注、姚宏補《戰國策》卷16，p.298。

傳》載：「董京字威輦，不知何郡人也。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，被髮而行，逍遙吟詠，常宿白社中。時乞於市，得殘碎繒絮，結以自覆，全帛佳綿則不肯受。或見推排罵

辱，曾無怒色。」<sup>55</sup>董京雖然衣著破爛、補綴許多碎塊，又遭人辱罵排斥，卻無怒色，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吟詠天地中，東坡以之自比，有儒家的安貧思想寄寓其中。

## 肆、〈浣溪沙〉五首章法結構探析

章法所欲探求的，是「情意」（內容）的深層結構；透過章法安排的分析，可以探知作品內容的深層底蘊，了解其佈局的技巧，從而探得作品的美感效果。以下即分別探析東坡這五首詞的章法結構及其展現的美感效果：

### 一、〈浣溪沙〉其一

覆塊青青麥未蘇。江南雲葉暗隨車。臨皋煙景世間無。雨脚半收檐斷線。雪牀初下瓦跳珠。歸來冰顆亂黏鬚。（其一）

#### 【結構分析表】<sup>56</sup>

|          |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|
| 目一（煙景—雨） | — | 地面：「覆塊」句  |
|          |   | 空中：「江南」句  |
| 凡（煙景美）   | — | 「臨皋」句     |
| 目二（煙景—雪） | — | 屋檐：「雨腳」二句 |
|          |   | 人身：「歸來」句  |

就章法結構而言，這首詞屬「目凡目」的單軌式結構，<sup>57</sup>這種「目凡目」的結構，

最大的特色就是綜合運用了歸納、演繹的推理方式。其簡式為：「煙景—雨」（目一）→「臨皋煙景世間無」（凡）→「煙景—雪」（目二）。本詞旨在寫欣賞臨皋美景之喜，因此，全篇皆是對臨皋冬景的讚美之語，綱領在「臨皋煙景世間無」一句，泛說臨皋的煙景非人世間所有，這是「凡」的部分。

至於「目」的部分，則呼應題目「雨後微雪」：「目一」寫「雨」勢造成的「煙景」，「目二」描寫「雪」霰形成的「煙景」，「有了這首尾兩個目的部分來為篇腹的主意作有力襯托，作品的感染力自然增強不少」<sup>58</sup>。其中「覆塊青青麥未蘇，江南雲葉暗隨車」二句，是「目一」，是作者在車上所見遠距離的自然美景：地面是一片青青的麥苗，在濛濛煙雨之中，看似尚未蘇醒；而整個江南的天空被烏雲籠罩著，這些雲朵像片片樹葉輕輕地飄落在車蓋上。「目二」是下片三句，是作者在車上所見近距離而融入人事的景致：先描寫微雪飄落的景象，以「檐斷線」寫雨停，以「瓦跳珠」具寫雪霰降在屋檐上，

<sup>55</sup> 見房喬《晉書》卷94，p.2427。

<sup>56</sup> 參考陳師滿銘《詞林散步—唐宋詞結構分析》，p.172。

<sup>57</sup> 所謂「凡」，是指「總括」，而「目」則指「條分」。以凡目法來經營篇章是很常見的。常見的有「先凡後目」、「先目後凡」、「凡、目、凡」與「目、凡、目」等四種結構。其中「目凡目」是將綱領或主意置於篇腹，而以條分的材料分置於首尾，加以敘寫的一種形式。這種謀篇形式，在詩詞裏，雖不是用得很普遍，但還是可以見到。大致可分為兩式：一為單軌式，用置於篇腹的單一意思來統一首尾材料；一為雙軌式，將平列或有主從關係的兩個意思安置於篇腹，以分領首尾兩組材料。以上說明，參見陳師滿銘〈談見於詩詞裡的凡目結構〉，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361-382。又「凡目法」中的「目凡目」結構，其實就是宋文蔚所謂的：「束法有用之於中段者，一面束上，即一面起下，乃全篇之過脈。」見《評註文法津梁》，p.139。

<sup>58</sup> 見陳師滿銘《詞林散步—唐宋詞結構分析》，p.17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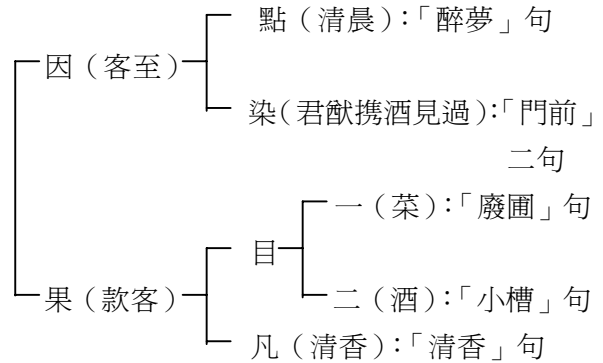
然後在作者進屋後發現「冰顆亂黏鬚」，「暗寫天氣寒凝」<sup>59</sup>。全詞以「目凡目」的章法結構呈現臨皋冬日清晨的迷濛煙景，在具體的景物描繪中，作者的欣喜之情自然可以想見。

就美感效果言，本詞形成「目凡目」的單軌式結構，其中「凡」是總括，具有統括的力量，使全篇的注意力集中在「臨皋煙景」上，有集中的美感；而「目」是條分，「目一」與「目二」都是具寫臨皋的美景，其條分的項目是並列的，一為雨景，一為雪景，因而有整齊的美感；而在「目凡目」的夾寫形式上，首尾的「目」呈顯出對稱、均衡之美，中間的「凡」則有凸出的美感。<sup>60</sup>此外，「凡」的部分寫「理」，泛說臨皋美景是人世間所難尋，屬「虛」寫，形成「抽象美」；而「目」的部分，都是景與事的「具」寫，形成「具象美」。而在「先目後凡」（由實入虛）的結構中，有向外推開的自由美感；在「先凡後目」（由虛入實）的結構中，有由外拉近的含蓄美感，二者構成有秩序的靈動美。<sup>61</sup>最後，在「虛」與「實」由對立而至統一的相反相生之間，又產生了和諧統一的美感。<sup>62</sup>

## 二、〈浣溪沙〉其二

醉夢昏昏曉未蘇。門前輾轉使君車。扶頭一盞怎生無。廢圃寒蔬挑翠羽。小槽春酒滴真珠。清香細細嚼梅鬚。（其二）

### 【結構分析表】



就章法結構而言，這首詞屬「因果」結構，這種由因及果的結構，最大的特色就是順推的思維方式，可以全面弄清事情的前因後果。因為君猷携酒至，於是有東坡熱情款客的動作，在清香美味的酒宴描寫中，烘托出酒宴之樂的主旨。上片三句是「因」的部分，綱領在第二句「門前輾轉使君車」，由於使君造訪，才有今日對酌的喜悅。而此三句又形成「點染」結構，<sup>63</sup>第一句「醉夢昏

<sup>59</sup> 見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<sup>60</sup> 仇小屏指出「目凡目」結構特別之處為：「像天平一般，特別具有對稱的美感（或者說是均衡的美感）。」見《篇章結構類型論》下冊，p.356。又陳望道闡述「對稱」是：「與幾何學上所說的對稱指稱同一的事實。都是將一條線（這一條線實際並不存在，也可假定其如此），為軸作中心，其左右或上下所列方向各異，形象相同的狀態。」見《美學概論》，收於《陳望道文集》卷2，p.43。而「均衡」是：「雖與它（對稱的形式）極類似，就比它活潑得多；…均衡是左右的形體不必相同，而左右形體的分量卻是相等的一種形式。」同前書，p.45。

<sup>61</sup> 見陳師滿銘《章法學綜論》，p.378-379。

<sup>62</sup> 曾祖蔭：「從藝術創作上來講，所謂虛實相生，是指虛和實二者相互聯繫，相互滲透，相互轉化，使藝術形象生生不窮，從而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。」認為藝術作品中在「虛實相生」的轉化中可以產生美，而這種美感是經由虛與實相反、相生、相成而形成的「和諧」之美。見《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》，p.177。此亦即張法所說的：「在不同質的因素和事物中明顯地有些是對立的、排斥的。初一看來，這是對和諧的否定，進而察之，它實為和諧的一種方式，古人稱之為『相反相成』。」見《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》，p.67-68。

<sup>63</sup> 「點」指時、空的一個落足點，僅僅用作敘事、抒情或說理的引子、橋樑或收尾；而「染」則指真正用來敘事、寫景或說理的主體。參見陳師滿銘〈論幾種特殊的章法〉，《章法學論粹》，p.76。

昏曉未蘇」是「點」的部分，點出君猷來訪的時間是東坡仍在醉夢未醒的清晨，第二、三句是「染」的部分，寫事件：「蘇軾門前已響起使君徐君猷的轆轤車聲，徐君猷帶著美酒來作客」<sup>64</sup>，也呼應了題目「太守徐君猷，携酒見過」，而君猷所帶的「扶頭」美酒，是連白居易都曾作詩歌詠的易醉之酒。<sup>65</sup>美酒引發了東坡與君猷飲酒的興致，也提高了宴席間的情趣。<sup>66</sup>

下片三句是「果」的部分，此三句又形成「先目後凡」的結構，<sup>67</sup>末句「清香細細嚼梅鬚」是「凡」，即綱領所在，以「梅鬚」喻「口中寒蔬春酒的甘芳」<sup>68</sup>。「廢圃」二句是「目」，具寫酒菜的「清香」，其中「廢圃寒蔬挑翠羽」是「目一」，寫菜的清香，這些菜蔬是東坡親自在荒地上栽植、經過仔細挑選的最新鮮嫩綠的好菜；而「小槽春酒滴真珠」則是「目二」，寫酒的清香，巧妙化用了李賀〈將進酒〉詩句：「琉璃鍾，琥珀

濃，小槽酒滴真珠紅」<sup>69</sup>，將春酒的色澤以具體的「真珠」形象來描繪，更引發人對酒味甘香的想像。

就美感效果言，這首詞形成「因果」結構，在由「因」及「果」的順推中，產生了規律之美；<sup>70</sup>而「點染」的結構，則因時空特定點的引導，在事件的敘述過程中，時間空間隨之作輻射式的擴大，而造成擴大、奔放的美感效果。至於「先目後凡」的結構，引導讀者作歸納式的思考，而有引人入勝、「畫龍點睛」的美感效果，<sup>71</sup>又「目一」與「目二」的並列條分，予人整齊的美感；最後，多樣而整齊的「目」統攝於「凡」，而形成「繁多的統一」<sup>72</sup>的美感效果。

### 三、〈浣溪沙〉其三

雪裏餐氈例姓蘇。使君載酒為回車。天寒酒色轉頭無。薦士已聞飛鶚表。報恩不用蛇珠。醉中還許攬桓鬚。（其三）

<sup>64</sup> 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<sup>65</sup> 白居易〈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〉詩：「一榼扶頭酒，泓澄瀉玉壺，十分蘸甲酌，激灑滿銀盃。」見《白居易集》卷23，p.509。

<sup>66</sup> 陳邇冬：「上闋寫飲酒的興致，下闋寫飲酒的情趣。」見《蘇軾詞選》，p.81。

<sup>67</sup> 「先目後凡」是指將思想材料先條分為若干部分，依次安置於前，然後才將綱領或要旨提出於後來加以敘寫的一種結構。這種謀篇形式，古時稱為內籀，今則通稱歸納。參見陳師滿銘〈談見於詩詞裡的凡目結構〉，《章法學新裁》，p.368-36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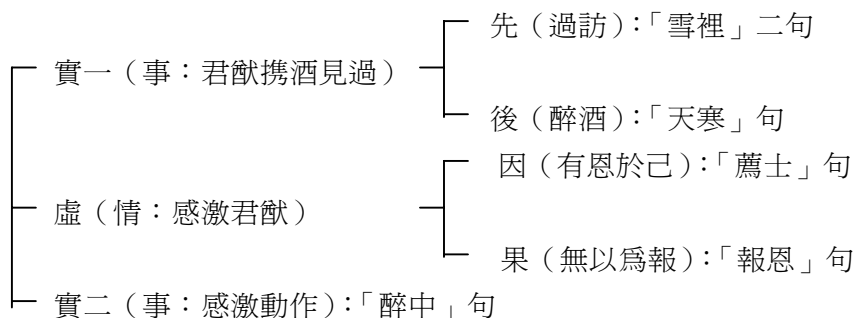
<sup>68</sup> 見鄒同慶、王宗堂《蘇軾詞編年校註》上冊，p.342。

<sup>69</sup> 見李賀撰、曾益等注《李賀詩注》，p.154。

<sup>70</sup> 劉雨：「從文章本身來看，結構的形成過程顯然受邏輯的因果關係的支配，也就是說，一種邏輯的因果規律在無形中制約著作者的整個思考線路。」因此，在由因及果順推思考的過程中，便產生了規律之美。見《寫作心理學》，頁295。

<sup>71</sup> 涂碧霞：「『先目後凡』這種篇章結構，是先條分敘述，詳細說明，最後再總括予以歸納總結。…各目之間，內容必定是一貫貫串，緊密結合的；而最後的『凡』作一總括收束，頗有『畫龍點睛』引人入勝的美感效果。」見《凡目章法析論》，p.175-176。

<sup>72</sup> 見陳望道《美學概論》，p.78。又張紅雨也有類似的看法：「和諧和整齊的審美也是多角度、多變化的，但必須以協調、勻稱和統一為前提。集中、分散，集中就是其中變化的一種。這是集中下的分散，又是分散後必然的集中。分散說明是集成的需要，分散後的集中則是其歸宿，這是美感情緒的發生、發散、收束的客觀規律。」見《寫作美學》，p.237。

【結構分析表】<sup>73</sup>

就章法結構言，這首詞屬「實虛實」的結構，這種「實虛實」結構的最大特色，就是將所見的實空間與設想的虛空間交迭運用，使空間處理更有變化及彈性。主旨在寫徐君猷對作者的深厚情誼及作者對君猷的感佩之心。開頭三句是「實一」的部分，實寫君猷携酒見過之事。又形成「先後」的結構，「先」包括一、二句，呼應題目，寫「君猷携酒見過」，作者以蘇武牧羊的節操自比，又以蘇武處冰天雪地、有志難伸的窘境自喻，而君猷卻體貼地在寒雪中載酒來東坡所居的回車院中；第三句是「後」的部分，在這樣的寒冷天氣裡，如此甘醇的美酒，當然是轉眼間就被一飲而盡，也暗示了兩人相契相投的情誼。四、五句是「虛」的部分，寫東坡對君猷感佩之情，又形成「因果」結構，「薦士已聞飛鶚表」是「因」，藉由孔融薦彌衡的典故比喻君猷對自己的器重；而「報恩應不用蛇珠」是「果」，藉由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注中記載大蛇銜珠報恩的典故反寫自己對君猷的無以為報。末句是「實二」的部分，寫東坡感激君猷的動作。蘇軾在酒酣耳熱之餘，攬觸君猷之鬚，其動機正如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所說的：

以《晉書·桓伊傳》中桓伊撫箏而歌、謝安越席捋鬚的故事讚揚徐君猷的直言耿介，表達他的感激之情。<sup>74</sup>

此時的東坡，內心充滿了對君猷的敬佩與感謝之情。

就美感效果言，這首詞形成「實虛實」的結構，中間「虛」寫對君猷感謝之情的部分是抽象的，形成「抽象美」；而前後「實」寫君猷來訪及捋君猷鬚之事的部分是具體的，形成「具象美」；且「虛」「實」二者之間也會互相調和，使作品產生強大的感染力與美感效果；至於「先實後虛」的結構，與第一首似，讓全篇的意境有向外推開的美感效果，而「先虛後實」的結構，透過由虛入實的手法，則會獲致一種由外拉近的美感效果，二者構成具有秩序性的靈動美。而本詞章法結構的最大特色，是「實—虛—實」的夾寫形式，以「虛」為主軸，首尾的「實」形成一種均衡的狀態，呈顯出對稱之美，中間的「虛」則有凸出的美感。此外，篇中「先後」及「因果」結構，分別依時間的次序及事件的順推發展，具有規律的美感。

#### 四、〈浣溪沙〉其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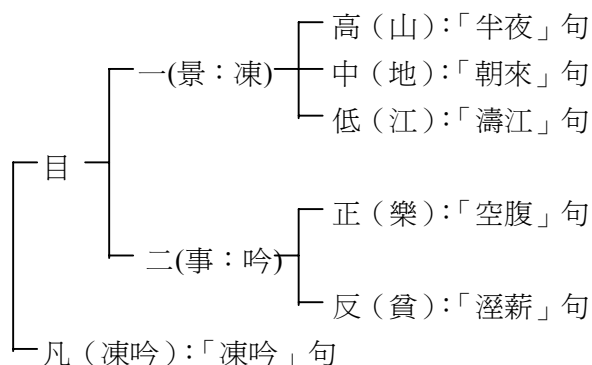
半夜銀山上積蘇。朝來九陌帶隨車。濤

<sup>73</sup> 參考陳師滿銘〈文章主旨或綱領安置於篇腹的結構類型—以蘇辛詞為例〉，《蘇辛詞論稿》，p.207。

<sup>74</sup> 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江煙渚一時無。 空腹有詩衣有結。溼薪如桂米如珠。凍吟誰伴撚髭鬚。(其四)

【結構分析表】



就章法結構言，這首詞屬「先目後凡」的雙軌式結構，這種「先目後凡」的結構，最大的特色就是歸納的思考方式，其簡式為：「凍」（目一）·「吟」（目二）→「凍」（凡一）「吟」（凡二），先分敘凍景、吟詠之事，最後再合敘二者。主旨在篇外，寫作者貧而樂的情感，綱領在末句「凍吟誰伴撚髭鬚」，是「凡」的部分，在大雪紛飛的天候中，在君猷的陪伴下，東坡「忍著饑饉，在雪裏吟詩」<sup>75</sup>，不僅呼應題目「明日酒醒，雪大作，又作二首」，且藉由行吟雪地，表現出儒家的安貧思想。

「目」的部分，是首句到第五句，分二線來呼應「凡」的「凍」「吟」二軌。開頭三句是「目一」，寫「凍」，分別從山上、地面、江面來寫大雪紛飛時的雪景：「半夜銀山上積蘇」描寫高山上因積雪而呈現一片銀

色世界，連一簇簇的樹叢都覆滿白雪，遠望像是一塊塊的柴草堆；「朝來九陌帶隨車」寫清晨時作者與君猷共乘的車「過雪地，隨車輒翻出一條縞帶」<sup>76</sup>；「濤江煙渚一時無」則寫江面的小洲因大雪的緣故，也無法展現其平時煙霧濛濛的美景，在「大作」的雪中，眼前儘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無法看清江面任何景物。接下來的四、五句是「目二」，寫「吟」，此二句又形成「先正後反」的結構，先藉由董京雖衣衫襤褸、卻仍逍遙吟詠寫作者自己的安於貧困，再藉由戰國時蘇秦對楚王之言，點出東坡目前的物質環境是「薪如桂米如珠」，物價十分昂貴，生活十分困難，但他能超脫這一切，安貧樂道，將精神專注在吟詩上。因此末句有「撚髭鬚」的動作，如盧延讓般地爲了思索詩句，而「撚斷數莖鬚」<sup>77</sup>。

就美感效果言，本詞與第二首下片似，爲「先目後凡」的結構，而「目」是條分，「目一」的「凍」與「目二」的「吟」有並列的、整齊的美感；「凡」是總括，在由條分歸納到總括時，便形成了總括的力量，而產生了集中的、畫龍點睛的美感；在多樣的「目」統括到「凡」後，又形成「繁多的統一」。而由於本詞爲雙軌式的結構，比起單軌式，更多了變化的美感。又開頭三句，在「由高而低」的置景法中，由於方向往下，因此令人有沈重、密集、束縛的感受，<sup>78</sup>強而有力地烘托出下片苦吟的氣氛，產生了極

<sup>75</sup> 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<sup>76</sup> 鄒同慶、王宗堂《蘇軾詞編年校註》上冊，p.345。

<sup>77</sup> 盧延讓〈苦吟〉詩：「莫話詩中事，詩中難更無。吟安一箇字，撚斷數莖鬚。險覓天應悶，狂搜海應枯。不同文賦易，爲著者之乎。」見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卷 715，p.821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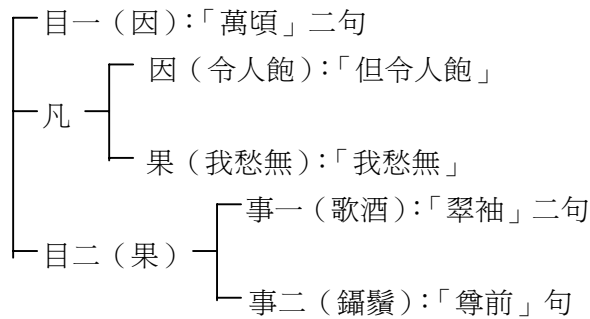
<sup>78</sup> 康丁斯基：「線條往上時會予人鬆弛、輕鬆、解放、自由的想像；往下時則完全相反，會顯得密集、沈重、束縛。」見康丁斯基著、吳瑪俐譯《點線面》，p.105。

大的感染力。至於「正反」法的安排，在「貧困環境」與「逍遙吟詠」的對比中，因為二者間極大的差異性，使讀者產生了鮮明、醒目、振奮的強烈感受，<sup>79</sup>同時使作者「逍遙」的特點更凸出、姿態更優美，大大增強了主旨的感染力量。

## 五、〈浣溪沙〉其五

萬頃風濤不記蘇。雪晴江上麥千車。但令人飽我愁無。翠袖倚風縈柳絮。絳脣得酒爛櫻珠。尊前呵手鑷霜鬚。(其五)

### 【結構分析表】<sup>80</sup>



就章法結構言，這首詞形成「目凡目」的雙軌結構，這種「目凡目」的結構，最大的特色是綜合運用了歸納、演繹的推理方式，其簡式為：「令人飽」（目一）→「令人飽」（凡一）「我愁無」（凡二）→「我愁無」（目二），再配合雙軌的結構，在形式上有更豐富的變化效果。主旨是雪兆豐年之喜，綱領在第三句「但令人飽我愁無」，也是「凡」的部分，此處形成雙軌，一是「令人飽」（因），一是「我愁無」（果）。

開頭二句是「目一」的部分，「萬頃風濤

不記蘇」寫作者與君猷欣賞著眼前的迷濛大雪，內心歡喜得連君猷今年被「風濤」蕩盡的薄田都不放在心上；自己的損失不算什麼，人民能足食是最要緊的。而今降瑞雪，來年定會豐收，所以第二句「雪晴江上麥千車」<sup>81</sup>便開始想像雪晴後豐收的景象，只要人們都有糧食吃，我個人也不必愁了，「大有杜甫的『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』的境界」<sup>82</sup>。作者與君猷不僅有深厚的友誼，還有共同的政治理想，都是具有儒家愛民如子襟懷的人。「目二」的部分在下片三句，具寫二人「愁無」的作為，由兩個事件來呈現：一是「翠袖」二句，寫兩人在君猷家姬的歌舞中，愉快地飲酒歡譁；一是「尊前呵手鑷霜鬚」，東坡呵暖了手，悠閒地鑷夾自己的白鬚。

就美感效果言，本詞與第一首似，形成「目凡目」的結構，因此，在「凡目」的結構特徵上，分別形成集中與整齊並列的美感；在「目凡目」的夾寫形式上，首尾的「目」呈顯出對稱之美，中間的「凡」則有凸出的美感。但由於本詞為雙軌式的結構，分別在「凡」、「目」的部分又各自形成「因果」的章法結構，在由因及果的順推中，產生了規律之美；而且「因」與「果」的重覆出現，除了使內容更深入之外，還有層次性的美感效果，比單軌式的結構更加豐富多樣。此外，「凡」的部分寫「情」，屬「虛」寫，形成「抽象美」；而「目」的部分，都是景與事的「具」寫，形成「具象美」。而在「先目後凡」（由實入虛）的結構中，有向外推

<sup>79</sup> 仇小屏：「正反法是在『對比』的基礎上產生的。而因為對比是把兩種極不相同的東西並列在一起，所以容易因這極大的差異性，而讓人產生鮮明、醒目、活躍、振奮的強烈感受。」見《篇章結構類型論》下冊，p.433。

<sup>80</sup> 參考陳師滿銘《詞林散步－唐宋詞結構分析》，p.174。

<sup>81</sup> 鄒同慶、王宗堂註解此句曰：「古有『豐年之冬多積雪』之語。此言今降瑞雪，來年定會收麥千車。陳·張正見〈詠雪應衡陽王教詩〉：『九冬飄遠雪，六出表豐年。』」見《蘇軾詞編年校註》上冊，p.347。

<sup>82</sup> 唐玲玲《東坡樂府研究》，p.108。



開的自由美感；在「先凡後目」（由虛入實）的結構中，有由外拉近的含蓄美感，二者構成有秩序的靈動美。最後，在「虛」與「實」由對立而至統一的相反相生之間，又產生了和諧統一的美感。

茲將以上所述五首詞章法結構的特色與美感效果，表列如下：

| <浣溪沙> | 章法結構        | 軌數 | 章法特色  | 美感效果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其一    | 目凡目         | 單軌 | 歸納、演繹 | 集中、整齊、對稱、靈動、和諧統一      |
| 其二    | 因果、(點染、目凡)  | 單軌 | 順推    | 規律、(奔放、集中、整齊)、繁多的統一   |
| 其三    | 實虛實、(先後、因果) | 單軌 | 虛實交迭  | 抽象、具象、靈動、對稱、凸出、(規律)   |
| 其四    | 目凡、(高低、正反)  | 雙軌 | 歸納    | 整齊、集中、(變化、醒目)、繁多的統一   |
| 其五    | 目凡目、(因果)    | 雙軌 | 歸納、演繹 | 集中、整齊、對稱、(規律)、變化、和諧統一 |

(說明：未括弧者為章法主結構，括弧內者屬章法次結構)

## 伍、結語

東坡<浣溪沙>五首詞，作於元豐四年十二月二、三兩日太守携酒見過之時，時作者因烏臺詩案被貶謫黃州未滿二年，幸有太守徐君猷善遇，始能稍減貶謫之意，感慨之餘，作此五首。前三首寫東坡對臨皋景、事、人的欣賞，展現佛老的超曠思想，而後二首則流露儒家安貧的生活態度及慈愛百姓的仁者襟懷，此五首足以代表東坡謫居黃州時生活與思想的全豹。在內容結構方面，五首詞的主旨幾乎都安置在篇外（僅第五首在篇腹），多有隱而不宣的絃外之音；在「物材」的選取上，偏好運用視覺意象為材，以白、

青、紅三色為多；在「事材」的選取上，則以用典的方式含蓄地表達出豐富的義蘊，使言有盡而意無窮。在章法結構方面，主要採「目凡目」、「因果」、「實虛實」及「先目後凡」配合單軌或雙軌的方式寫成，可知東坡善用歸納、演繹、順推及虛實交迭的方式組合文詞；而五首詞在章法的運用上，都能配合個別詞作內容的需要，並形成多樣的美感效果。透過東坡<浣溪沙>五首，我們深入而具體地看到作者在黃州曠達逍遙及愛民如子的形象。

## 參考文獻

- 仇小屏(2000): **篇章結構類型論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仇小屏(2001): **章法新視野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孔凡禮點校(1990): **蘇軾文集(一版二刷)**。北京: 中華。
- 王文誥、馮應榴輯註、孔凡禮點校(1982): **蘇軾詩集(初版)**。北京: 中華。
- 王水照(1993): **蘇軾(初版一刷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朱光潛(1987): **文藝心理學(初版)**。臺北: 金楓。
- 宋文蔚(1993): **評註文法津梁(修訂二版)**。臺北: 復文。
- 李一冰(1998): **蘇東坡新傳(二版)**。臺北: 聯經。
- 房喬(1979): **晉書(初版)**。臺北: 鼎文。
- 林書堯(1983): **色彩認識論(四版)**。臺北: 三民。
- 唐玲玲、周偉民(1996): **蘇軾思想研究(初版)**。臺北: 文史哲。
- 唐玲玲(1993): **東坡樂府研究(一版)**。成都: 巴蜀。
- 高明等(1992): **中國文學總欣賞—唐宋詞新賞(初版)**。臺北: 錦繡。
- 高誘注、姚宏補(1967): **戰國策(再版)**。臺北: 世界。
- 張法(1997): **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(初版二刷)**。北京: 北京大學。
- 張紅雨(1996): **寫作美學(初版)**。高雄: 麗文。
- 陳望道(1980): **陳望道文集**。上海: 人民。
- 陳滿銘(1980): **蘇辛詞比較研究(初版)**。臺北: 文津。
- 陳滿銘(2000): **詞林散步—唐宋詞結構分析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陳滿銘(2001): **章法學新裁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陳滿銘(2002): **章法學論粹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陳滿銘(2003a): **章法學綜論(初版)**。臺北: 萬卷樓。
- 陳滿銘(2003b): **蘇辛詞論稿(初版一刷)**。臺北: 文津。
- 陳邇冬(2000): **蘇軾詞選(一版一刷)**。香港: 三聯。
- 章培恒等(1993): **中國名著選譯叢書—蘇軾詩文詞(初版)**。臺北: 錦繡。
- 曾祖蔭(1987): **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範疇(初版)**。臺北: 文津。
- 葉嘉瑩(1988): **唐宋名家詞賞析(4)(初版)**。臺北: 大安。
- 葉夢得(1966): **避暑錄話(台一版)**。臺北: 台灣商務。
- 葉慶炳(1997): **中國文學史(初版六刷)**。臺北: 臺灣學生。
- 鄒同慶、王宗堂(2002): **蘇軾詞編年校註(一版一刷)**。北京: 中華。
- 劉大杰(1976): **中國文學發展史(初版)**。臺北: 華正。
- 劉安(1983): **淮南子(新四版)**。臺北: 世界。
- 劉雨(1995): **寫作心理學(初版)**。高雄: 麗文。
- 劉勰撰、王更生注譯(1984): **文心雕龍讀本(初版)**。臺北: 文史哲。
- 龍榆生(龍沐勛)(1980): **東坡樂府箋(初版)**。臺北: 華正。

薛瑞生（1998）：**東坡詞編年箋證（一版）**。西安：三秦。

李慕如（1998）：**東坡文學思想研究**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台北市。

涂碧霞（2003）：**凡目章法析論**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教學碩士班論文，台北市。

張雯華（2003）：**東坡詞色彩意象析論**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教學碩士班論文，台北市。

## 作者簡介

顏智英，臺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學生

Jy-ing Yan is a Ph.D.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
e-mail:jyingyan@tp.edu.tw

投稿日期：92年01月02日

修正日期：93年04月03日

接受日期：93年04月26日

#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Su Shih's Tz'us: Five "Wan-his-sha Tz'u-Poems"

Jy-ing Yan

Department of Chines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Su Shih(1036-1101), one of the well-known Tz'u-poets of the Sung Dynasty,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z'u genre. His most outstanding, and most popular, Tz'u-poems were primarily composed during his five years of exile to Hwan Chow. Among these, five "Wan-his-sha" poems in particular reflected his life- style, feelings and thoughts during this period. As for the use of imagery, white, green and red express the poet's deepest emotions of delight, lightheartedness and enthusiasm, respectively; the allusions are succinct and rich in meaning;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ructures are primarily inductive, deductive, antecedent-consequent and abstract-concrete, and involve the skillful organization of words. Most of all, by mixing different methods within a single structure, these five Tz'u-poems are, in aesthetic terms, remarkably diverse. These five poems are therefore the on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Su Shih.

**Keywords:** aesthetic; imagery; allusions; structure; method; Su Shih, Wan-his-sha